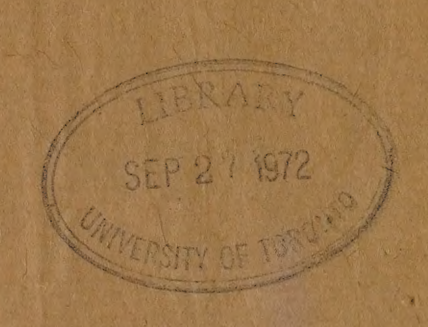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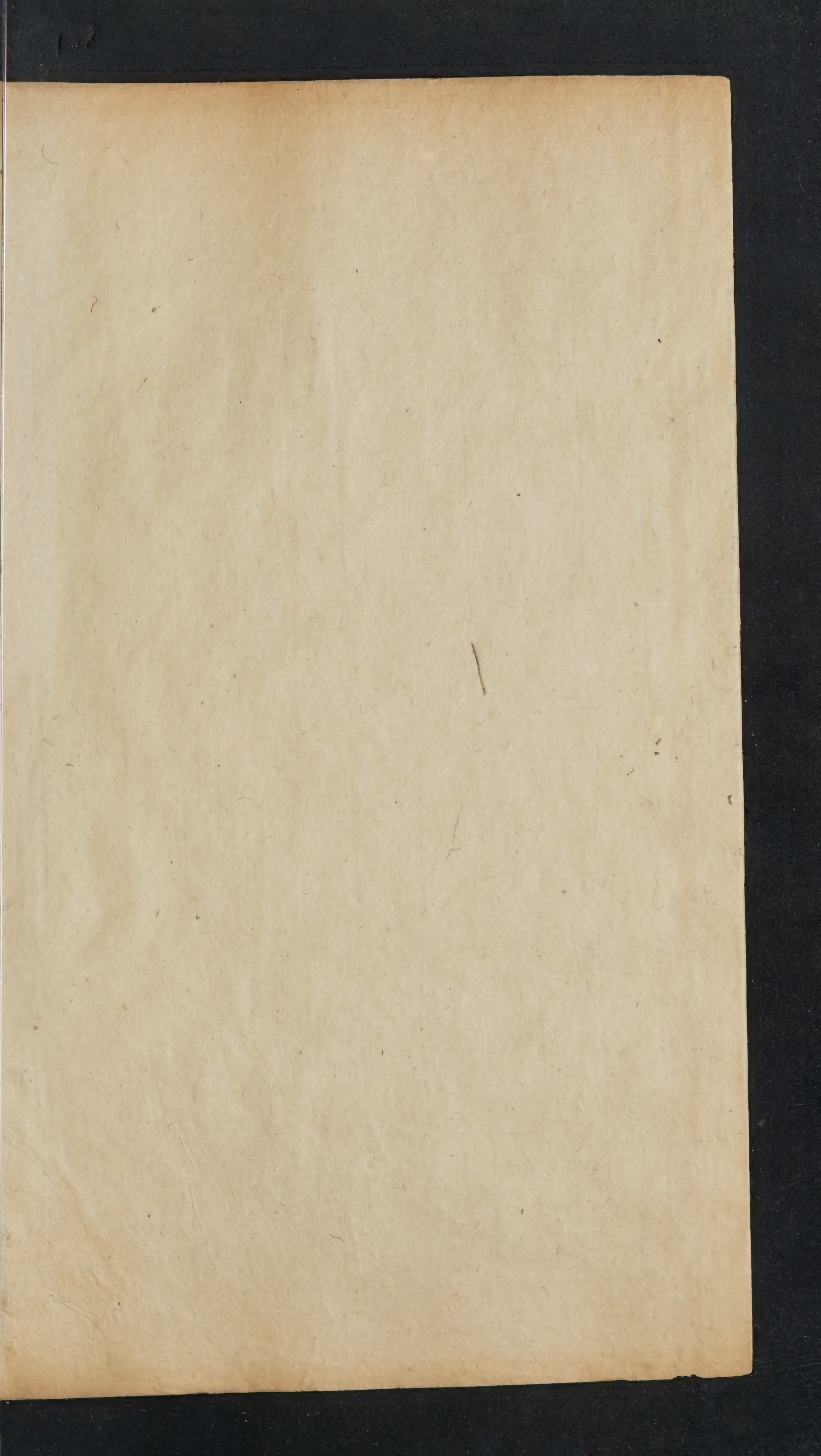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7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至聖編年世紀第九册目錄

卷之十七
周 八則
秦 一則
卷之十八
漢 二十則
東漢 十九則
三國 魏黃初一則 齊王正始二則
晉 武帝泰始三則 咸寧一則 太康一則
懷帝永嘉一則 元帝太興一則 明帝太

寧一則　成帝咸康一則　穆帝升平一則
孝武帝寧康一則

北魏　太武帝始光一則　太平眞君一則　獻文帝皇興一則　孝文帝延興二則　太和二則　孝靜帝興和一則

宋　文帝元嘉三則　孝武帝孝建一則

南齊　武帝永明二則　明帝永泰一則

梁　武帝天監一則　元帝一則　敬帝太平一則

北齊　文宣帝天保一則

陳　宣帝太建一則　後主至德一則

北周　武帝保定二則　宣帝大象一則

隋

文帝開皇一則　煬帝大業二則　恭帝義寧一則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七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黄　晟曉峰　仝輯
男李肯堂德紹
男黄　爲荧鹤圃仝校
黄　爲蓀芳谷

周

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誄孔子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

父無自律見左傳

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

嗚呼哀哉尼父家語終記解云子貢曰公其不沒

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僁失志爲

昏失所爲僁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

非名君兩失之也○誄哀辭也漢以上有之六朝

以降則變爲行狀而誄之名亡矣魯莊公及宋人

戰於乘邱縣賁父爲御馬驚敗績賁父以爲無勇

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誄

之士之有誄自此始記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諸侯相誄非禮也○註云誄之爲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爲誄而定其謚以稱之也又曰凡作謚考先列其平生之實行故爲誄○鄭玄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爲謚也○邱濬曰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葢孔子儒教之宗師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自哀公誄之之後後世帝王屢加褒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附錄漢張超尼父訟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衞○晉孫楚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奸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衞威振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矣三代風馳雲邁○阮籍孔子誄

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十七年始立聖廟即夫子之

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車服禮器其後凡有隳廢必官爲繕修見幸魯盛典

水經注云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面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獻帝時廟遇火燒之魏黃初二年文帝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栝柏猶茂○闕里志云今至聖先師廟在縣城中央中爲正殿九間宋徽

宗崇寧元年詔殿名大成殿牓御書也先聖南面四配十哲分侍左右後爲寢殿七間祀夫人亓官氏寢殿之東爲祠三間西向以祀伯魚寢殿之西爲祠三間東向以祀子思又後爲聖蹟殿壁上皆石刻也正殿之前爲杏壇即講堂遺趾漢明帝御此說經壇左右爲兩廡東西皆五十間祀先賢先儒壇前爲宋眞宗御贊殿今廢但存御贊刻石十有二碑又前爲大成門門凡五間旁有掖門左曰金聲右曰玉振大成門之外有唐宋金元碑各覆

以亭碑亭之左爲居仁門又左爲毓粹門碑亭之右爲由義門又右爲觀德門碑亭之前爲奎文閣閣凡五間亦謂之藏書樓東西列明御製碑亭樓之左右各爲掖門三間掖門東爲衍聖公齋戒所掖門西爲有司齋戒所樓前爲門五間漢唐古碑在焉門之前爲大中門三間門牓宋仁宗御書大中門之前有門三間故金之舊制也三門之前爲石橋三以跨璧水橋之前復爲大門五間門圓洞如城門制東西各爲一坊曰德侔天地道冠古今

其前有石坊曰太和元氣前爲櫺星門東西大道也左右各竪下馬牌金章宗明昌二年立南有石坊鐫金聲玉振四字坊與城南門相直門上鐫萬仞宮墻四字廟之西偏爲啓聖公廟廟前爲金絲堂三間以貯樂懸宋時建五賢堂於此弘治間改建也堂前爲啓聖門廟之東偏爲家廟五間孔氏子孫私廟也家廟之前爲詩禮堂五間宋眞宗曾駐蹕於此既而去鴟吻使爲齋室堂前爲承聖門四隅爲樓如王公之制廟左爲衍聖公第第前爲

闕里坊古闕里也自漢建寧四年魯相史晨修廣
宅廟歷魏晉南北朝唐宋改築維新必加爽塏金
貞祐之亂廟貌盡燬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至
元丁卯大德戊戌至正巳卯凡三修焉明洪武永
樂再修焉成化十八年始廣十楹之制弘治十二
年災奉詔大作新之爲費一十五萬有奇越五年
新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嘉隆以後代有修
葺前後各有碑記○幸魯盛典云漢魏以降亦代
有增餙孝建褒述視諸侯之禮開元册命同王者

之制名數既備廟貌斯弘矣若乃展采東巡悼荒
蕪於燕燕寢觀風廣魯加恢廓於儒宮則乾封之詔
遐慕猶存天僖之勅特賜斯紀則又於歲修常典
之外而以崇峻爲廣厲者矣自時厥後一厄於金
之貞祐而鼎新於元之大德再災於弘治之己未
而落成於弘治之甲子今之廟制則猶是弘治所
重建者也由二百年以後溯二千年以前讀列代
御府之文覽遺告穹碑之記南面之坐正於唐宗
大成之額錫於宋帝門戟二十有四政和之所命

也黌舍四百餘楹明昌之所拓也以至碧瓦丹檽之璀璨蛟龍蟠螭之鏤錯廟門下馬之碑城南待幸之路致飾盡美踵事增華歲月巳遙規模未改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

停輿茲土

親祀禮成由是

御蓋

天章之錫穹碑

聖製之文超軼百王誠與道德而常新並乾坤而永

大矣雍正二年六月
文廟被災卽降
旨遣大臣前往估計動支正項錢糧擇日興工至八
年十一月
聖廟告成依倣帝王宮殿之制正殿正門俱用黃瓦
規模宏煥視昔有加乾隆十三年二月
幸魯親祀
御書匾對門額碑文頌贊
聖廟輝煌亘古未有光昭盛典萬世仰瞻

附錄魏曹植孔子廟頌修復舊廟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遄沮彛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内光區域外被荒遐○隋劉斌謁孔子廟性與雖天縱主世乃無由何言泰山毀空驚逝水流及門思往烈入室想前修寂寞荒堦暮摧殘古木秋遺風曖如此聊以慰蒸求○唐皮日休孔子廟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

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没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被者遠不江不海浸之所及者博故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其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

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舍之則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何被衮而垂裳冕旒而王者哉

孔子之聖世莫能名作者幾難措辭天地日月江海法象之大道釋二教之宗堯禹帝王功德之至三層襯托遂覺尼父身分上蟠下際前古後今不可企及

魯繆公欲以子思爲相不受 按子思之言行已載在前兹復録稍異者

孔叢子云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

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見抗志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爲子之辭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

欒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封之内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閻邱温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顚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兆姦非忍行

也見公儀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

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爲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

窮民奪嬖寵之錄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諾○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也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

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懸子曰其然○懸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

得其正是以夫子云（以上見雜訓）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周嚳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大夷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

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曰君即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吾民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修脯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王季其子也乘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

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

不通忠篤之道然也見衛居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守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義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

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廵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冡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廵守至於岱宗柴於上帝望秩於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採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

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
衡考衣服之等恊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掊
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爲
無敎無敎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
君罪入其疆土地墾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
有慶遂南廵五月至於南岳又西廵八月至於西
岳又北廵十有一月至於北岳其禮皆如岱宗歸
反舍於外次三日齊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
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

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會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見巡守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

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希於君之境內從縕貧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九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鬚之不茂也見衛

居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

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於夫子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智是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見記問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

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
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
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
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孟軻問子思曰堯舜
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
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
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
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
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

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以上見雜訓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勿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

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寄
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旣無列於魯而祭在衞
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
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我未之
思也○衞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
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
曰何乃若是乎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
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
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

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答曰有由然也君出言皆自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

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疣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衞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

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以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衞君曰善○衞將軍學之內子死復者曰臯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費子揚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

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淸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以上見抗志

按子思一人也而書中兩見者非重出葢聖人一子相傳而伯魚早卒則子思之身所係甚重故於初生之年不得不載以著聖道之有傳況諸弟子亦有附載者以其能羽翼斯道耳而聖孫安得不載歿後而又復載者以上述祖道而

無忝下開百世於無窮均係乎一人之身故不
嫌於疊見者正所以重其道尊其人也
齊威王召孔子四代孫白爲國相不受再召又不受
白字子上子思之子○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
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
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
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
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
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

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
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
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
女無媒不嫁孟氏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
也未諭子思曰然吾昔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途
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束帛贈焉以其道同
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
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

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授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以上見雜訓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見居衛

楚召孔子五代孫求不受

求字子家子上之子家語後序名傲後名永與此不同當以闕里志家譜爲是

魏以孔子六代孫箕爲相

箕字子京子家之子家語後序子家生子直名欂

按孔叢子云家之族亂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有三子查家譜子家通習儒道有遯世之志子一則後序所云又何所考據

楚魏趙交聘孔子七代孫穿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二

篇曰讕言以上見闕里志

孔叢子云穿字子高孔箕之子○子高曳長裾振褎袖方屐麤翣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子高曰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見儒服魏王問人主所以爲患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變

幸者言則知士以疎自疑而變臣以遇徼幸內則

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〇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張叔謀

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

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

石相揉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

眞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〇

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

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許陳事成主裁

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者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見魏王問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

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
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
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
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
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
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
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龍為無以
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
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失教也而後

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眞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

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一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爲辱必以敢鬬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之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

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

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

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

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

則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

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

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故

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

犡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

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

辭若尹文子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没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

此理則公孫之辯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公孫龍又與子高汜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其從難而非者乎

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惡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志

不存也身不修會計闔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以上見公孫龍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耶答曰斯二子

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

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
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
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巳行之事
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
不巳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
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
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巳矣若
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
之爲也○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

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
禦敵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乎五
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
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
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
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
命旣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
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
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

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陳迋性多穢訾每得酒食輙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能著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迋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

也夫木之性曲者以隱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莊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子高任司馬又爲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

人難知也臣與乂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憋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乂庸可棄乎今燕以詐破乂是乂不能於詐也臣之稱乂稱其武勇材藝不稱其有詐也乂雖敗臣固未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乂（以上見齊王儒服）

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

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切以爲下吏過也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所矜者小所

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諫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

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叉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以上見對魏王

魏安釐王以孔子八代孫謙爲相九月以病致仕遂

寢於家秦莊襄王召不行後魏景王以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見闕里志

按謙史記作愼家語作斌字子順家語後序云子高生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爲魏文王相年五十七而卒於此互異當以家譜宗子世紀爲正○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爲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故爲治世也雖蔬食水飲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吾

使者曰魏國狹小之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
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
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
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
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
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而問以政事敢不
敬受君之明令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
對曰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喆堯
舜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

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强
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
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執禮以接鄰
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羣臣竟讓得禮之致也茍使
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
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
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宮他見子順曰他困貧
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
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

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衞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千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知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

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

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旣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沓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

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以上見陳士義趙問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耦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隣接而强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自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强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提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

敬受教○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隣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均於始之魏秦强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

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一作承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隣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

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焉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灶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輙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飡吾罪深矣退而以疾致事魏王遣使人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

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答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此人過也今

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强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此王能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無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爲嫪毐功卑身尊秦以因嫪毐王受以國贊嫪毐也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爲天下之上矣孰不棄呂氏

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以上見秦王論勢）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國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

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愼也○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

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葬問陬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鬬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

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九人則九人疑之必亦問臣則臣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羣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强之也可乎答曰夫欲通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

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彩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我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飲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枚產問子順曰臣賈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

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
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
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
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爲富者非一術
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
荅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
術也昔人有言能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
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
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欲求

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敎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也○東里閭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弗下顔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疏遠亮直太丈夫也求爲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諂鬽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鬚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爲貴者無益於德故也

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卽所謂愚人而謂人爲愚者也特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以上見陳義士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强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遊說之士狹强秦以爲資賣其國以收利乂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秖爲名適足以速秦

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
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義得
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約而誅秦
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皋子順
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
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
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
秦事既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
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

又不義君之爲矣王故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
順曰王令出令使五國勿攻市邱五國重王則聽
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邱以此
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齊攻趙圍廪邱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尅齊君
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
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
己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死一也歸尸
與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

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旣而齊士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博哉以上見論勢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

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
性成予不狎於不順王始卽桐邇於先王其訓罔
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
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
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三年
服竟然後反之卽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
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
善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
爲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

爲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員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與昔

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答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

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强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自然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太山

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
謂貴賤不嫌同名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
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
順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
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
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
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
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
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

之雀將何悅哉○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鵲白色非色而何○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吊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吊喪之禮鄰國君吊君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子高以爲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不遇其時也其子子順以爲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

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爲非禮也晏子既陳

屨賤而踊貴於君其君爲之省刑然後以及叔向
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
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
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
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敎民
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
降播種農植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
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趙王問相於平原

君平原君曰鄒文可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遊以道交與之遊稱曰好義主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〇趙王謂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甫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玆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

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李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答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必然以上見執節附錄十六國春秋云魯人泛海漂泊失津至澶洲遇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指以歸塗使告魯侯築城備寇侯以爲誕俄有青鶻數

萬啣土培城侯始信乃城曲阜訖而齊寇果至

秦

始皇并天下召孔子九代孫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李斯始議焚書鮒與弟騰子襄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於祖堂舊壁自隱于嵩山教授弟子後陳涉爲楚王聘爲太傅見闕里志

聖墓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秦始皇發冢有白兎出於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兎溝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

墓欲取經傳墓旣啟見冢壁上刻文云秦始皇何强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唾吾堂飡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邱當滅亡始皇惡之憤欲發墓聞墓內琴聲遂不敢動乃東遊遠沙邱而循別路見羣小兒攢沙爲阜問之何爲荅曰此爲沙邱也從此得病而亡見闕里志孔子將死遺秘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一說後世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後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邱而亡見王充論衡

又一說中有試吾履句按晉書武庫火張華恐
趙王倫爲變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歷代之寳
及孔子履悉焚焉或卽其墓中所得之物歟○
按綱鑑三十七年始皇出遊崩於沙邱平臺
鮒字子魚一字甲該通六藝楚王聘爲太傅託疾
而退卒於陳下著書二十餘篇曰孔叢子又云家
之族亂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有三子鮒及子襄
名騰子文名樹又作祔史記註徐廣曰孔子八世
孫名鮒字甲也又連叢敘書註云自叔梁紇至子

順凡九世○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生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修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修武以助之取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遊以卒歲者也○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

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於秦○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為荅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

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裔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聞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

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諮度焉○陳勝既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佑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王心慙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子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而對乎今

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修明其事必奉遵焉對曰昔唐之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巳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巳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

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制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降殺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吊之而已禮之政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别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以上見獨治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

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
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
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
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
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
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旣畢遂禱戰祈克於
上帝然後卽敵將士戰巳全克敵史擇吉日復禡
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
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

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
則加爵受賜於祖奠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形罰
戮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
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
格於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斂
玉埋之於廟兩階閒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
帝學以訊馘告大享於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
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
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

而出則忘其國郎戎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
出征親潔齊盛服設奠於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
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
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面西向而揖之亦弗
御也然後告太社冡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
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
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
焉禱克於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
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

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鋭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馹騎赴告於載櫜韔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葢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禮固爲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見問軍禮

陳人有武臣謂子斿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爾

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
敎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
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
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
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
無世不有爾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
亦當世之聖人也子以爲奚若子鮒曰子信之爲
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
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

實者也好事而穿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
賢欲以取信於羣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
義皆然吾先君子之所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君
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
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
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
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
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
遇陳恒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

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黜戶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晤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吞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爲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

答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爲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携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三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爲二代紹虞帝亂備爲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亦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陳王

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余信聖賢之道
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爲何如答曰王何謂哉
王曰晉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以信入
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
黔首猶然況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
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
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
內朝則有女史舉[illegible]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
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廢而不記史失

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羣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眞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陳王涉使周章爲將西入關將以誅秦秦使將章邯距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使霈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

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儒使彼席卷前來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

以人間近事喻之答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
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
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博蹏獸
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敎不立妻不畏憚浸
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笞焉左手建杖右手
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其
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窺
而見之趣而救之妻愈黷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裳
然後乃放人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

何以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强弱非若由之
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
備慮之也王曰譬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
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士
凡仕六旬老於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
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
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
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以上見答問
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

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禮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見詰墨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七終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八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仝輯

男李肯堂德紹

男黃　爲葵筠圃仝校

黃　爲蓀芳谷

漢

高帝元年賜孔子十世孫聚爵蓼侯見孔子家譜

按聚字子彥孔叢子作季彥家語後序作最字子

產從高祖起芒碭爲將軍以左司馬都督佐韓信破項羽于垓下以功封蓼侯謚曰夷見家譜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鄕奉車二乘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于禮爲得願子無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鄰宗族父獨留此不以劇乎吾其定矣遂還其車于是

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彦頗隨時爲今學季彦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華陰張太常問何如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彦答曰性能沈邃則不可測志若在小則不可度砥厲廉爲家常爲上賓從容以論道爲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內侯以淸儉聞海內先

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
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
後學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
惜兹大訓不行于世乃棱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
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儻肯遊意幸詳録之
焉○魯人有同歲之計而死者欲爲之服問于季
彦季彦曰有恩好其緦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
王及以君命同盟覇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
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名緑素上紀先君

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崔駰學于太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餽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于當理施不在豐期于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旣當理矣從來有日佳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答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顧聘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于崔生爲羸非義崔生所不爲也

且今乏之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决江海之水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相曰此子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傳曰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絶不爲親卽凡人爾且夫手殺重于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絶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

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長孫尚書問季彥曰處
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齊答曰德行
邈於世智達秀於人幾于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
聞于無聲見于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
賢則能爲之季彥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
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
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何得覩乎書
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爲聖人聖人
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親者也○孔大夫謂

季彦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能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于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爲之必將有忠盡固己乎答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爲學學知乎學愚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彦曰君頻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爲章句內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爲人謀如此于義何

居且君子立論必折是非以是易非何傷之如主
上聰明庸知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
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祿貴正義爾復以此受忠
猶甘心焉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
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莫識其奇斯業之所以
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吾猥爲祿利之故
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
君之義滅于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
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此百

年之外必當有明真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于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不敏○楊太尉問季彥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羣籍而世不歸大儒何答曰不爲祿學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周爾免害爲幸何大儒之見歸乎○季彥見劉公客適有獻魚者公孰視魚歎曰厚哉天之于人也生五穀以爲食育鳥獸以爲之殽衆座僉曰誠如明公之教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

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
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
地之性人爲貴貴有知也伏犧始嘗草木可食者
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
之生也蚊蚋食人蚓蟲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
爲蚓蟲生地也如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
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
永初二年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河南
四縣雨雹如捲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

秋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假變事函陳厥故季彥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漢家大忌時下邳長孫子逸止仲淵第聞是言也心善之因見上說焉上召季彥季彥見於德陽殿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矣夫物之相感各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白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之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即前事

之驗者帝黙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季彦聞之曰吾
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于後子逸相魯舉季彦孝
廉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彦憂遂止乎家季彦爲人
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
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隷其筆則典誥成章
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遊莫不推先以爲楷
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〇按
季彦以後長子滅嗣以上見連叢子
高帝十二年十一月行至淮南還魯以太牢祀孔子

封九代孫孔騰爲奉嗣君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見漢書

邱濬曰此漢以下祀孔子之始亦新官到任謁廟之始尹起莘曰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没天生孔子爲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麋爛絶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士其禍至于陳項極矣漢高之興首祀孔子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滅者漢代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葢在于此○按聖人殁後二百七

十餘年忽罹暴秦之厄漢興特具千古卓識舉而

加之帝王卿相之上遂開萬世尊師重道之典有

以救人心于不死是天啟斯文也

惠帝拜孔子九代孫騰爲博士遷長沙太守

騰字子襄五十七卒生子忠

文帝徵孔子十代孫忠爲博士封褒成侯

忠字子貞有高尚之志年五十七卒生子二武及

安國

文帝徵孔子十一代孫武爲博士至臨淮太守又以

彥子臧嗣爵蓼侯
武字子威生子延年臧子一琳○其子臧嗣焉歷
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家轉相
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
教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
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
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
篇而卒○與從弟書臧報侍中相知悉俗儒淫辭
冒義有意欲抜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

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罪非正將焉立每
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于世而以
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舊章潛於壁室
正於紛擾之際数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
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
且曩雖爲令學亦多所不信雖聞尚書二十八篇
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
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
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

儒羣驅犬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眞乎知以今譬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變改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旣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殁游夏更生豈其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

之○與子琳書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隸書

傳滋滋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雖問其志

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霤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

弱木爲之弊夫霤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鑿然而能

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

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

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好絶倫言不及

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羣臣並

參近侍見待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

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詩不云乎惟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子以立身其庶矣乎

景帝時舒人文翁爲蜀郡太守創立學宮于郡城之南爲石室作先聖及七十二賢圖于內先聖設坐像斂躡躡同跕音攝脚掌也向後屈膝當前以上見闕里志

益州記云成都學有周公禮殿舊記云漢獻帝時立文翁石室在焉益州刺史張收畫盤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于壁間○按先聖

畫像始此文翁終于蜀蜀人祠祀之安帝永初間蜀學火與平太守朕更新之又增一石室始作禮殿祀先聖周公畫三皇五帝七十二子三代兩漢君臣像于殿壁後好事者增至魏晉王右軍嘗簡蜀守寫倣之十七帖所謂知有漢時講堂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大可觀者此也嘉祐中王素摹寫爲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爲成都禮殿聖賢圖○孔宗壽云家藏唐吳道子畫先君夫子按几而坐從以十哲弟子者謂之小影其立而顏淵

侍者謂之行教行教己有石本小影但摹傳之慮久而訛今亦刻之堅珉庶愈久不失其眞也○孔庭纂要云行教小影衣燕居服顏子從行其于像最眞亦顧凱之畫也凱之去古未遠孔聖全書謂孔子存日嘗寫小影或有所本也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載堯頭禹耳華冠象珮取之自鄒魯者卽此像宋時刻石○圖譜全書云廣陵馬太年爲夏縣令寄居司馬樸家見所藏先聖畫像乃唐王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僂以傳考

之當然○幸魯盛典云憑几像先聖憑几坐手執
麈尾侍十弟子顧凱之畫黃伯固云聖像無鬚髯
惟家廟小影爲眞又云立像吳道子筆行像米芾
筆也○元司居敬尼山孔子像記曰設像祀神非
古也其尸禮旣廢之後乎漢文翁立學宮成都蜀
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歛蹠向後屈膝當前
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繪兩旁晉王右軍
嘗簡蜀守寫倣之宋嘉祐中王公素爲禮殿圖此
像之最古者然皆漢衣冠也居敬學製鄒邑遷學

舍于城西建孔子廟時孔顏孟三氏教授張須習于禮者也因問立像之制曰古人席地而坐高臺隆屒既已失之冕服之度傳訛甚矣禮記儒行篇孔子自言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孔子之衣冠也于是倣文翁石室像章甫逢掖危坐奉而居之坤靈洞乃問冕之制則曰散在禮經注疏雖互有得失像而求之可以考見顧讀者不之究耳○闕里志所傳司寇像憑几像乘輅像及行教小影皆有鬚眉正是眞像元儒黃四如

孔聖遺像記乃誤信孔叢子之說謂孔子無鬚闕里所傳像皆非是獨宗廟小影爲眞不知孔庭所傳原無宗廟小影黃四如不足責黃伯固何文簡亦信孔子無鬚反說吳道玄誤寫聖像何也道玄所畫像本是但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孔子因有姊之喪故拱立時右手在上吳道子不當傳孔子凶事尚右像于後世耳今天下自闕里之外惟黃梅有吳道子所畫孔子遺像㝗不偶然然是立像懸之不便 按子思適齊有嬖臣美鬚眉立側君欲以貌相易子思曰吾性無鬚眉何誤如此

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見禮樂考又以孔子十二代孫延年爲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以臧子琳嗣蓼侯爵歷位諸吏見闕里志

按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琳子黄厥德不修失侯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絶分所食邑三百戸封黄弟茂爲關內侯

武帝天漢中以孔安國爲博士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壁既破聞金石絲竹之聲于其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乃不壞宅悉以

書還孔氏安國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見漢書魯共王傳

按家語後序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也子國少學詩于申公受尚書于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問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孔壁即後之金絲堂也昔本在東今移在西史記世家孔子故所居堂弟子因以爲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諸生以時習禮者也今爲鄆國夫人殿○附錄唐王起宣尼宅聞金石賦魯共王益宮于孔氏壞

宅于闕里聞金石絲竹之聲有六律五音之美清令始奏異洞庭之載張寂寞而來非鈞天之可視或管或磬以禋以祀徒在廟而見聽豈升堂而足擬當其攝齊而進拾級而前遠近猶惑鏗鏘始傳式感王心聘國無勞乎七十克諧聖域摳衣若化乎三千信不擊而不考實玄之而又玄惟金也振春容而無闕惟竹也像吹噓而未歇愔愔擊石如荷蕢之初聞杳杳揮絲疑孺悲之來謁所以表正聲之感所以同古樂之發遐想乎反魯之年追思

乎在齊之月廻環棟宇繚繞庭除惟恍惟惚皦如
繹如心方啟乃樂可依于固將極天而蟠地豈徒
舞獸而躍魚疾徐有則清濁不忒非審以知政非
作以崇德藏書之壁時繹繹而難分蓂莢之楹乍
洋洋而未測響雜乎鴻鵠韻調乎宮羽絲管不形
簨簴無覩固可掩歌鍾于二四配莖英于三五及
夫鏘爾樂闋油然思深覩奧且驚夫盈耳廣居由
是而革心豈不以感上聖之旨聞至德之音哉而
皇家始崇儒禮莫先褒聖尊素王之號廣舊宅之

敬倘逸韻之再聞播乎樂府之盛○蔣凝壞宅得書賦孔氏之居中藏古書當霸魯壞隟之日見亡秦焚滅之餘卜數仞爲繚垣時之潛矣定四科於竹簡世以傳諸當其漢偃兵戈魯修宮掖將窮下國之侈遂去前賢之籍并吞一畝方取地以崇居摧折兩楹遂得書于牆壁悲夫其宅也人亡道窮剷跡于中无隟而昨階缺裂塵飛而環堵空濛鯉也必趨之庭將爲輦路仲由未入之室欲創離宮其書也藏書廢久坑儒之後蟲侵而鳥跡微虧土

蝕而韋編欲朽虞夏不刊之典出彼坏堵殷周將
喪之文存于培塿于是升彼堂兮棄諸簡焉信遺
宅兮必取寧古文兮何傳將上樓臺剗榛蕪而祀
若餓聞金石抑寂寞以鏗然王乃凝思潛聽追蹤
輟作存其宅兮不壞知其書兮可學悔隳古而榮
今庶立禮而盛樂門庭猶在存聖者之規模蟲篆
難詳是古人之質朴倚伏相推于焉有之不廣其
居則斯文永墜不聞其樂則往蹟全隳信乎君子
所居亦廢興而有數聖人大道當用舍而隨時今

皇家修典墳崇闕國開儒館以待士設文教以濟
國千秋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將來之
有得○王禹偁魯壁銘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
藏書所以順乎天也噫乾坤不可以久否故交之
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明文籍不可以
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
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
斯壁而藏之其興也自斯壁而發之翙乎三墳言
大道也述于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于

臣則皐夔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修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爲秦坑熖飛聖言灰竭帝道則後之爲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欲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爲臣者又不聞皐之謎九德夔之諧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有卉服之衆與夷狄倣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

熙熙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籯玉有櫝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縢人必有竊而求之者益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之者益輕義也天恐壞斯壁毀斯文命共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天下皎然知上古之道其大矣銘曰據山高兮爲秦城鑿池深兮爲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恭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

而復黍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
爲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
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〇李東陽金絲堂銘惟孔
有宅曰惟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存維壁有書四
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
有堂載新宅固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
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在西欲寃厥初視我

銘詩

武帝元朔二年拜孔藏爲太常恩賜如三公見闕里志

昭帝時以孔子十三代孫霸爲博士食邑八百戸賜黄金二百斤第宅一區令以所食邑祀孔子（見家譜）

宣帝時以霸爲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爲高密相

宣帝元康四年詔孔宣爲長安公霸次子與弟喜並列校諸曹（以上見闕里志）

元帝初元元年拜霸爲太師爵關内侯號褒成君奉孔子後（見文獻通考）

元帝永光間以孔子十八代孫澍爲魯從事（見闕里志）

漢書孔光傳云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爲關內侯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戸祀孔子

成帝綏和元年詔求殷後匡衡梅福皆以爲宜封孔子爲殷後從之封十四代孫孔吉爲殷紹嘉侯進爵爲公地方百里見漢書

成帝紀云綏和元年詔曰葢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絶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侯

成帝時又以十四代孫孔福襲封關內侯召孔光爲博士轉僕射尚書典樞機

綏和二年拜孔光爲丞相封博山侯

哀帝時又以孔房襲關內侯孔永封寧鄉侯孔壽封合意侯孔放襲博山侯以上見家譜

哀帝建平二年詔孔子十五代孫何齊食邑一千六百七十戸益戸九百三十二嗣封宋公

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褒成宣尼公夏五月更封十六代孫孔均爲褒成侯食邑二千戸時太后稱制

徙孔光爲太師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帝于道令年耆有疾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以上見漢書

按均字長平初名莽避王莽改名敦篤好學有大才徵拜尚書郎襲封關內侯平帝更封褒成侯五年王莽篡位拜太尉不就三辭疾乃得還年八十一卒生子志○邱濬曰此孔子謚宣之始語具嘉靖九年永嘉疏中

東漢

光武帝建武五年冬十月征董憲遂幸魯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封孔安爲殷紹嘉公改封宋公見文獻通考

後漢書鮑永傳董憲禆將屯兵于魯侵害百姓永爲魯郡太守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

行禮助吾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

觀禮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

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豐等禽破黨與○後漢

書光武帝紀云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幸太學

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建武十四年拜孔子十七世孫志爲大司馬襲封褒

成侯食二千戶見闕里志通志畧作十三年

光武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祖

割辟雍之上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

縉紳之人圜橋而觀聽者蓋億萬見後漢書儒林傳

明帝永平二年幸辟雍行養老禮

明帝紀云永平二年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桓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幸太學特

加賞賜見後漢書桓榮傳

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七十二子祀畢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以十八世孫損襲封褒成侯食邑一千戸見漢書

張朝瑞曰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章帝建初元年孔豐以御史上疏拜黃門侍郎典東館見家譜

連叢子云子豐以學行聞三府交命委質司空拜高第御史建初元歲大旱天下憂之問羣臣政教

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飾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毛傳曰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之犧牛象尊飾以象于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謂太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尊爲犧象形也今以廟器證之則王肅之說是已特陳祥道所謂背上負尊者失之耳蓋被以鞍韉故曰犧範銅爲之六

其背以受酒有蓋有項項有鈙環之云漢元和二

年孔子廟祭器也雲雷今以貯初獻酒犧象今以

貯亞獻終獻酒

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褒尊侯十八代孫損襲封褒

亭侯食邑一千戸見闕里志

按損字君益生子曜襲封褒亭侯生子二完讚完

襲封褒亭侯早卒無子以母弟讚之子羨襲封自

孔子至完二十代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東巡狩過魯祀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于闕里孔氏族屬榮以衣冠悉會賚帛有差
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
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
各一大司農給米以上見漢書
元嘉三年詔選孔龢爲百戶主掌禮器魯相乙瑛始
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見闕里志
其文曰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
言詔書崇聖道勉六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刪述
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贊神明故特立廟褒

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元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缺二字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爲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史備爵今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

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
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壬
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
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
其年卌古四十字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
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永興元年
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
長缺一字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

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卅以
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
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掾
魯孔龢師孔憲戸曹史孔覽等雜試龢修春秋嚴
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
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
府讚曰巍巍大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
高唐人令鮑疊古疊字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
古若重規矩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

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無窮于是始○孔門僉載云按此文葢魯相乙瑛上書請置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司徒吳雄司空趙戒以聞制從之乃在元嘉三年三月後魯相平補以孔和上書于司空府則永興元年六月也考之范史桓帝紀元嘉惟有二年碑云元嘉三年三月者葢是年五月始改永興至十月而雄戒亦罷免矣○幸魯盛典云按卒史碑宋張稚圭據圖經定爲魏鍾繇書隸釋考鍾繇之卒云永興七十八

年圖經非也碑中間行布空處有文二行云司徒公河南缺一字字季高司空公蜀郡成都缺一字字意伯其缺文皆當是人字也稚圭云雄與戒俱未載姓考之漢書雄乃吳雄戒乃趙戒趙明誠金石錄云按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言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今按碑文是前相瑛實始其事旣得請而去官後相平乃牒補孔龢是相平亦有功于聖門者而不與乙君並列于後遂逸其姓不知其何處人爲可惜也又按元

嘉始置百石卒史其職掌領禮器黃初之詔則云
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卒史以守衛之蓋以漢
之制祿秩自二千石至百石百石以下爲斗食碑
文是百石非百戶而其職則今之百戶職也歷代
復民供灑掃守衛卒百戶有差卒史初置選于孔
氏子弟其後選于諸儒生弘治十一年准于灑掃
戶才德兼優者委用其職掌專司林廟戶籍訓以
武士守衛林廟司掃除啟閉收掌禮器凡祭祀則
造酒飼牲燎烜滌濯陳設省眎至期充監宰官瘞

埋毛血其服如各衛所百戶其祿與管勾同在免糧田內支給葢本于漢魏之百石卒史以其管灑掃百戶之人故亦謂之百戶云

桓帝永壽二年魯相韓勅造立禮器修飾廟宅夫子塚前壇易以石殿前建翁仲二左執笏右帶劒石麟石虎四華表二詔孔氏一人爲魯從事見闕里志

其文曰維永壽二年青龍在涒灘碑作歎古字借用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缺一字顏缺一字育缺一字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

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於初學莫不驗（疑古慨字）思歎仰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亓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亓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於沙邱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轟（碑作靁古字省文）洗觴觚爵鹿俎豆籩柉（音凡）禁壺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宜抒元汙以注水流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

儀於是四方士人碑作仁古與人通聞君風燿敬咏其德

尊琦大人之意卓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

其文曰皇戲古與羲字通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

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太一所授前闓古開字九頭以

升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

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

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以俟

知奧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之族卓越紀思修

造禮樂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慇懃宅廟朝車威熹

出城造作漆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元汙水通流
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
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華祀旁
修碑作攸字省文古皇代刊石表銘與乾煇燿長期蕩蕩
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幸魯盛典云按
永壽桓帝紀年也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改元
永壽明年丙申日歲在涒灘也霜月之靈皇極之
日歐陽修云疑是九月五日也碑正面及碑陰俱
列姓名出錢若干韓明府名勑字叔節勑音賚與勞

徠之徠同答勤曰勞撫至曰徠示有節也故字叔節○按翁仲一說魏明帝鑄銅人二列司馬門外借名冢間石人號曰翁仲一說安南國人秦阮翁仲身長二丈三尺始皇令翁仲將守臨洮死鑄象司馬門據此則翁仲不得有二其有二者一秦阮一翁仲也

桓帝延熹間以二十代孫浮綱承俱任東魯督郵見闕里志

靈帝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魯相史晨到官拜

謁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跪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祗

肅屑僾髣髴若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安見祀廟碑陰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史晨奏出王

家穀祀孔子廟春秋行禮諸從之見闕里志

靈帝建寧中以孔子二十代孫䌹爲都郵功曹

其文曰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

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

不能闡弘德政恢崇一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

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碑作畔古字同宮缺一字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所憑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俸錢修上案食醊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元邱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燿曰丘生蒼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記撰書修定禮義臣以爲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

郎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日祀孔子以太牢長吏備
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爲社立稷而祀
皆爲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
有益于民矧乃孔子元德焕炳光于上下而本國
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
臣寢息耿耿情所思維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
秋行禮以供禋祀餘胙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維庶政報稱爲效增異輒
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

時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昔在仲尼汁光黑帝曰汁光紀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敝遭衰黑不代蒼轍環應聘歎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韻音饗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鉤河擿雒卻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幸魯盛典云按漢元嘉永壽建寧及魏黃初碑各缺數字餘皆完好可讀至永壽三年修墓碑乃魯相韓勑修孔子墓碑也碑陰

載輸錢人名及孔子塚下復民吳仲初等十餘人
字差可辨歐陽修錄林廟漢碑皆有跋此獨無則
宋時已無完本其碑在墓前久仆地今移置同文
門

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
子像見後漢書蔡邕傳

獻帝時徵孔子二十代孫融爲少府拜大中大夫

附錄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戸曹孔訢
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時有男子張伯除

堂下草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其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訢問答曰夫子甕也皆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見鍾離意傳

三國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代孫羡爲宗聖侯拜議郎以魯縣百戸奉孔子祀立宗聖侯碑見魏始志

建四氏學令郡國修孔子舊廟（按四氏學舊名孔氏家學）其文曰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亂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于是揖（讀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于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旣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襃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缺二字）乎魯衛之朝

教化乎洙泗之上棲棲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
貶身以救世于是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
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
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
謀茲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
亂百祀隳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
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
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
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

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于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于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覩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于髣髴想貞祥之來集乃慨然而嘆曰大道衰廢禮樂滅絶卅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于無方淵深淪于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方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元宮而夏后西伯由岐

祉而爲周文尚何足稱于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況神明之所福祚宇內之所歡欣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葢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于三頌騰聲于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虞含夏苞商降蹬下土上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元聖有邈其靈

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旣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旣新羣小遄沮會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旣没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于億載如山之基○幸曾盛典云按此碑張稚珪以為曹植撰詞梁鵠書鍾繇刻○曝書亭集云右封孔羡碑

在今闕里孔子廟庭相傳其文爲陳思王植所作而梁鵠書之著于圖經假有好事者采之入思王集誰曰不宜鄱陽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謂悞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旣升壇卽阼事訖改延康爲黃初而碑叙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旣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三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爲

宗聖侯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旣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若章懷太子注孔僖傳以宗聖爲崇聖斯則悞矣

齊王正始二年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講論語以上見魏志

邱濬曰漢以來釋奠始此向皆祀于闕里至此始行太學〇幸曾盛典云云按釋奠之禮見于周官載記注疏家太抵皆言設薦饌奠酌而已無食飲酬酢之事而鄭康成以王制之釋奠爲釋采奠幣以

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爲與鄰國合祭孔穎達以學記之釋菜爲釋奠其說相混齊尚書令王儉言釋菜禮廢金石俎豆皆無明文而車陸二范議亦互異歐陽修作穀城夫子廟記直謂釋奠釋菜皆禮之畧釋奠有樂而釋菜無樂陳暘樂書則謂學校禮樂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暘之兄祥道作禮書考據諸經言之最詳以爲古者釋奠或施于山川廟社或施于學周官

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此施于山川廟社者也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合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返命適東序釋奠于先老王制出征執有罪返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此施于學者也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此爲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之釋

奠則有常時者四時之釋奠也有非時者始立學天子視學師還獻馘之釋奠也釋奠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會同出征返而釋奠告祭也曾子問凡告必用牲幣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有牲幣之証也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此有合樂之証也聘禮行釋幣返釋奠席于阼薦脯醢三獻此有獻酬之証也非時之祭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則先師而已此二陳之說也然則祭先聖為重故禮加詳而必有幣祭先師為輕故禮

稍畧而不必有僭審矣

正始七年以顏淵專配孔子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
先師見魏志

幸曾盛典云古之所稱先聖先師者亦不一其人
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
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自魯哀公十七年立
孔子廟于故宅解經者卽所見聞云先聖周公若
孔子唐顯慶二年長孫無忌之議云漢魏以來取
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

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音正
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其周公仍依別禮配
享武王葢自是始罷並祀而專祠夫子其後配哲
賢儒以次侑享而先聖先師咸定于一尊矣

晉

世祖武帝泰始三年詔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改
封孔子二十二代孫震爲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黃門
侍郎食邑二千戶見晉書武帝紀
按震字伯起年七十五卒生子嶷襲封奉聖亭侯

年五十七卒生子撫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爲豫章太守食邑一千戶生子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依晉元帝居于會稽食邑一千戶生子鮮年六十一卒按此三代無年可編故載于此

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絹百匹及學士牛酒

泰始七年始釋奠于太學皇太子講經

邱濬曰此太子釋奠之始

武帝咸寧三年皇太子講詩通釋奠如故事
武帝太康三年皇太子講禮記通釋奠如故事以上見晉書禮志
懷帝永嘉三年夫子手植檜枯見闕里志
幸魯盛典云手植檜三株其二在御贊殿前高數丈餘圍一丈四尺紋左者左紐右者右紐其一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枝盤屈如虬龍世謂之再生檜〇五十一代太常博士衍聖公孔元措記曰貞祐二年甲戌正月兵臨曲阜焚我

祖廟延及三檜幸收灰燼之餘攜至闕下至大甲
申內省知事除開封府李世能令工刻爲先聖容
及從祀賢像召元措瞻仰謹再拜以識歲月云〇
元三氏教授張須銘序曰闕里手植檜毀于甲戌
之火根或戕之歲久無遺後八十年歲在癸巳是
爲至元三十年導江張須來爲教授甲午春仲東
廡頹阯甓隙間茁焉其芽躬徙復于故處矢之曰
此檜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蔥然又明年
丙申秩滿去喜矢言之有徵也銘以識之〇孔涇

記曰手植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三年己巳而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有毀至隋恭帝義寧元年丁丑復生五十一年于唐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再枯枯三百有七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金宣宗貞祐二年甲戌罹于兵燹枝葉無遺後八十載癸巳是爲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故根復發至明洪武二十有二年己巳凡九十七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四尺紋仍左旋與古本無異

○李傑弔手植檜辭序云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

日闕里孔廟災先聖手植檜毀焉○附錄趙鼎手植檜詩擢秀真儒宅垂陰數仞墻封培因聖力茂悅得靈長根踞龍蛇蟄枝延鸑鷟翔勞躬師禹稷蔓草薙韓莊偃蹇明堂幹蕭森岱嶽陽圍欺漢武栢蔓掩召公棠日月成塵劫乾坤屢戰場仁恩感樵牧忠厚及牛羊不有神明護寧逃翦伐傷歲寒千古色宜並子孫昌○四十六代孫孔舜亮手植檜詩聖人嘉異種移對誦絃堂雙本無今古千年任雪霜右旋符地順左紐象乾綱影覆詩書府根

盤禮義鄉盛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茂龜蒙借鬱蒼毓靈全本帝鍾秀極勾芒氣爽羣居席烟凝數仞墻陰連槐市綠子落杏壇香布露周千尺騰凌上百常傍欺泮林小遠笑嶧桐黃屹若擎天柱森如出日桑風中雕虎嘯雲際老龍驤直欲驚魑魅端凝待鳳凰鱗差關鞏甲幹錯羽林搶大節忠臣槪堅心志士方魯宮寢不得秦火縱何傷宣子休誇樹姬人謾愛棠松卑虛視爵花賤柱封王誰念眞儒迹何當議寵章

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釋奠太學 見晉書禮志

明帝太寧三年詔孔子二十三代孫奉聖亭侯孔嶷
四時祀孔子如泰始故事 見闕里志

成帝咸康元年帝釋奠于太學講詩通 見晉書禮志

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釋奠如故事權以
中堂爲太學

孝武帝寧康三年七月帝釋奠于中堂以顏子配享
以上見晉書

北魏 按北魏起晉孝武至梁武帝止

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顔回配

太平眞君十一年車駕南伐宋自東平趨山十一月進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

獻文帝皇興二年詔孔氏四人爲官遣中書令高允以太牢祀孔子

孝文帝延興二年詔孔子廟有婦女雜沓巫覡淫祀者禁之

春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禀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徐淮未賓廟隔非所致

令祀典頓寢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
殺生歌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師敬聖道者也
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
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
如常儀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肅如也
延興三年改孔子二十七代孫乘爲崇聖大夫食邑
五百戶
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四月幸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
詔勅有司廟享孔子改謚爲文聖尼父拜孔氏四人

爲官以上見北魏書

邱濬曰有司薦享始于此前世但云釋奠而未嘗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魏書云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尚書劉昶等受策文聖之謚

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如魯城親祀孔子詣拜孔氏四人顔氏二人爲官仍封二十八代孫靈珍爲崇聖侯食邑一千戸命兗州起闉城栽栢修餙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按靈珍授秘書郎生子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

千戶此二十九代也

孝靜帝興和三年兖州刺史李仲琁始塑聖像以上見闕里志

幸魯盛典云按明臣邱濬言像設起于佛教又云自唐設塑像其實不然上古帝王聖賢皆有圖畫遺像殷宗夢說肖像旁求旣有圖畫則金石土木爲踵事矣越勾踐以黃金寫范蠡之狀而周太廟已有緘口銘背之金人夫豈待休屠祭天之神乎戰國策之言土偶木偶則固已神而明之矣豈非

摶土刻木爲之乎朱子白鹿禮殿塑像說云成都
府學先聖先師像文翁琢石所爲皆席地跪坐文
翁去古未遠彼時佛教未入于中土也朱子初意
欲不爲塑像臨祭設位其後但以爲當倣成都之
制未嘗以塑像爲必不可也先聖四十九表賴端
木氏以傳而像設則相沿謂昉自元魏與和彼時
像教固盛行矣謂昉于興和者尚未深考也謂自
唐設塑像可乎此濬之失也若宋濂以爲因開元
八年之制則尤爲失之遠矣○按雕塑不始于魏

而塑夫子像則始魏○附錄碑記君姓李字仲璇
趙國柏仁人也其先帝高陽之苗裔左車之綿緒
瑤光休彩赫奕于上齡若木嘉祥扶疎於季葉君
以資解褐奉朝請俄除定州平北府法曹參軍仍
歷郡功曹諮議參軍事定相雖三州長史東郡汲
郡恒農三郡太守司徒左長史中散大夫營
搆都將雖兗二州刺史其隸兗部也當未淶旬言
覲孔廟肅恭致誠敬神如在遂輟車曲阜飲馬沂
流周遊眺覽尚想伊人乃命工人修建容像孔子

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因歷敘其才以爲四科之目生旣見從沒（缺二字）侍故顏氏庶幾著繫于易辭起予者商紛綸于文誥是則大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惡言不聞于耳所以雕塑士子侍于其側今于設像聖容仍奉進儒冠于諸徒亦靑衿靑領雖逝者如斯風霜驟謝而淪姿舊訓駸似還新廟宇凝靜靈姿嚴麗夫道繫于人人亡則道隱斯大義以之而乖微言以之而絕今聖容肅穆二一五成行丹素陸離光輝淸映似微

笑而將言左右若承顏而受業是以睹之者莫不忻忻焉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行乎一隅也天誕聖哲作民師表休風流闕里播洙泗至於歎鳳鳥之寂寥傷河圖之莫出屢應聘而不遇知道德之不行而乃正雅頌修春秋刊理六經懸諸日月千載之後莫不得其義以述作服其訓以成身茲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號曲阜是唯魯都雖宮觀荒毀臺池蕪沒然其廟庭也蔚叢林於九冬、阜修柯于百仞類神栝之浸漢同

梧宮之巨圍至夫鴻隨秋下則月秀霜枝燕逐春來而風開翠葉旣以丕壯觀瞻亦足以安樂聖靈是以無代不加修繕謐億載以寧神君淸明在躬精思入微功被人神德貫幽顯豈惟營飾宣質經創賢容如虔修岱像崇奉元宗敦素剪華興存廢絕視民如傷躋之仁壽體亡懷以幽詣任萬物以爲心爰自剌舉未或斯同然丹靑所以圖盛蹟金石所以列不朽文章不鐫珉瑤焉述畧序義目樹碑廟庭俾後來君子知功業之若斯焉○幸曾盛

典云仲琁東魏世家魏書有傳附李順傳後北史
有傳作旋皆不著其字碑云字仲琁當是名與字
同故部民但舉其字闕里志不知何據以爲名挺
未敢定也魏書天平初遷都于鄴以仲璇爲營構
將作衛大將軍出除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以孔
子廟墻宇頗有頽毀遂修改焉還除將作大匠仲
璇所歷並著清勤守弘農以威惠伏宮牛二姓具
有文武而修繕廟庭一事史載弗遺○曝書亭集
云曲阜縣修孔子廟碑魏兗州刺史李仲璇撰文

并書孝靜帝興和三年十二月立石杏壇之下碑尚完好雜大小篆分隸于正書中葢自太武始光間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邇以爲楷式一時風尚乖別此江著作所云世易風移文字改變俗學鄙習炫惑於時者也曩覩太原鳳峪高齊時鐫石柱佛經亦多類是斯亦穿鑿失倫矣仲璇魏書有傳自兗州還除將作大匠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宋

文帝元嘉初徵孔子二十六代孫孔淳之爲散騎常侍不就見家譜

元嘉十九年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以二十六代孫鮮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蠲孔子墓側數戸以掌灑掃栽松栢六百株見宋書

詔曰冑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載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襲于先廟地特爲營建依舊給祠宜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黌學殘毀并下魯郡復修學舍採召生徒昔

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土壠禁其芻牧況
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荊棘勿剪
可蠲墓側數戶以掌灑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
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以給灑掃并栽種松栢
六百株
元嘉二十二年皇太子釋奠孔子太祖親臨學宴會
牲牢祭器悉依上公之禮舞六佾設軒懸之樂見宋書
周禮小胥掌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
懸士特懸宮懸四面皆懸如宮有墻軒懸去其南

面以避王也判懸又去其北面以示其德半于君也特懸又去其西面以示特立之義也○幸魯盛典云宋齊五代皆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用宮架之懸而不詳佾數之八與六大歷之初修復盛事仍設宮懸宋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元人因之明初協律郎冷謙考正雅樂并樂舞之制洪武二十六年始定舞用六佾樂用登歌成化間增八佾嘉靖間復議改用六佾而闕里仍沿舊

制其所用樂章實宋大晟樂府而元襲之明亦採用之者也

孝武帝孝建元年詔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見宋書

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纘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因鈌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且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後給祭秩

南齊

武帝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祭器悉依上公詔皇太子講畢當釋奠王公以下可悉往禮

永明七年詔改築聖廟務在爽塏

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代鈞陶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于當年道深于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陵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堂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

亟流鞠爲茂草令學輿立實亶洪規撫事懷人彌
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
侯奉聖之爵以時繼絕
明帝永泰元年三月詔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犧
備禮欽饗以上見南齊書
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
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仰忠孝攸出𤣥功
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彌銖時祭舊
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

莫舉豈所以克昭大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
典詳復祭秩使牢犧備禮欽饗
梁
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先師
有司議禮云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
以明從師之義
元帝初在荊州時自畫先聖像爲之贊而書之時稱
三絶
敬帝太平二年詔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之後并

修繕廟堂祗備祀典四時薦秩遵舊以上見梁書

詔曰夫子降靈體喆經仁緯義允克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烝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太山極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國圖屯阻祧薦不修奉聖之門亂嗣殲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實兼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之後并修繕廟堂祗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其舊

北齊 按北齊起梁簡文至陳宣帝止

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以時修葺聖廟遣使致祭始制春秋二仲及月朔行禮改封孔子三十代孫渠爲恭聖侯釋奠樂用軒懸舞六佾詔將講于天子先定經于孔父廟講畢釋奠行三獻禮祭酒領博士及國子諸學生每月朔日出行事拜孔子揖顏子見北齊書

隋書禮樂志云後齊制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但祭酒領博士已下及國子諸學生已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已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揖顏日出行事而不

至者記之爲一負雨霑服則止學生每十日給假皆以景日放之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已下亦每月朝云○邱濬曰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陳

宣帝太建三年皇太子釋奠先師祭酒以下賚帛有差

後主至德三年釋奠于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詔修復典禮改築舊廟以時饗奠以上見陳書

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道祖述憲章之典並

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
昆之制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忘處鞠
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愾息今雅道和
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閱笥開書無因
修復可詳禮典改築舊廟葯房榱棟咸使維新芳
蘩潔潦以時饗奠

北周 按北周起陳武帝至宣帝止

武帝保定元年以孔子三十一代孫長孫襲封鄒國
公食邑一千戶

保定三年四月幸太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而問道焉見周書武帝紀

宣帝大象二年封孔子爲鄒國公改封渠爲鄒國公食邑一千戶見北周書

詔曰大德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式次彝倫至如參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歷服膺教養眷言洙泗懷道滋深而褒成啟號雖彰故實旌

崇聖蹟猶有闕如可追封爲鄒國公邑數準舊并
立後承襲

隋

文帝開皇年間贈孔子爲先師尼父詔國子寺每歲
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州縣學以春秋仲月
釋奠樂奏咸夏見闕里志

隋書禮樂志云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
釋奠于先聖先師每年一行鄉飲酒禮州郡學則
以春秋仲月釋奠州郡學亦每年于學一行鄉飲

酒禮學生皆乙日試書景日給假焉○邱濬曰此郡縣二仲釋奠之始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然未名爲釋奠亦無定時也

煬帝大業四年改封孔子三十二代孫嗣悊爲紹聖侯食邑一千戶見隋書

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兹素王而頹山之歎忽踰于祀至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惟懿範宜有褒崇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按長孫生子二英悊嗣悊英悊封奉聖侯無子嗣悊子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襲封鄒國公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

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孔廟見闕里志

附錄仲孝俊記曰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旣漸散于英華遂崩摧于禮樂天生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膺期命世塞厄補空述萬代之典謨爲百王之師表始于漢魏爰逮周

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絕我大隋炎靈啟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惟新偃武修文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悊封紹聖侯皇上萬幾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宰邑於此周公餘化惟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憲禮樂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修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頴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釐女于有虞周室封陳亦

配姬于嬀汭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
開九品之淸議明府卽陳氏高祖武帝之孫高宗
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王朝郭璞有言年
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爲咸陽之布衣實南
國之王子于是遊情庭宇削迹市朝砥礪身心揣
摩道義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鵠之文章莫不
成誦在心借書于手金科玉條之刑法桐囚木吏
之奸情一見乃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時虧
滿月之明越劍潛光每動衡星之氣爰降詔書乃

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息抑强扶弱分富恤貧部内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雹無災化之所行牛馬不繫鼉魚夜放早彰溉釜之篇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嗤罷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潛忽輕五斗之俸于是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士迎賓登臨遊賞覩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以祗虔聖道敬致神明粉壁椒塗丹楹刻桷可謂誠之所至無所不爲振百代之家聲作干城之稱首敬鐫金石之文

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爲時澆
俗薄朴散淳離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禮
壞樂虧降生大聖再修墳史積善餘德追崇不已
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
君清德遠聞溫溫玉潤苾苾蘭芳淵才亮美拔類
超羣時逢上聖以我爲令懷之以德導之以政用
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賈見多字鄭奸雄竄伏
賦役平均心居險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
臻寢廟孔碩靈祠赫奕圓淵方井綺牕畫壁園頌

成功遂歌美績共敞穹壤永固金石

恭帝義寧元年丁丑夫子手植檜復生見闕里志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八終

